













## 臥遊

◎洪明傑

這幾年，慣例安排返台過冬順道出外旅行。自去年初爆發新冠疫情，已經持續一整年了，入冬以來更為猖狂。若與平日相較，不需受疫情威脅，可以自由出入走動，甚至，出外旅遊見識各地人事物；才深深體會，平時日日是好日。這時只能待在社區小範圍活動，出外旅行成了一種奢望。倒是參與Zoom的英語新聞線上學習活動，讀了幾篇旅遊文章，享受了臥遊之樂。

一篇介紹加拿大東岸紐芬蘭島東北角邊的小島佛果（Fogo Island），小島往東跨過大西洋便是歐洲彼岸的愛爾蘭。由於愛爾蘭十八世紀中期發生飢荒，漁民來此捕魚便定居了下來；目前島上居民大都為愛爾蘭人後裔，有些市招仍沿用愛爾蘭文字。島上漁村孤寂單純，但風景極具特色，漆著赭紅色或其他顏色的房舍四處散落著，岩岸海邊犬牙交錯，海水湛藍深沉，浪濤擊岸白花朵朵。這景色對我並不陌生，多年前曾

到也是這處角落附近的美國緬因州造訪朋友，友人招待住在他們稱為夏屋（Summer House）的木屋裡。房屋四周是大岩石，周圍大海環繞。幾個清晨我坐在屋前岩石上，看著一艘艘夾著隆隆馬達聲的捕龍蝦船自身旁水道通過，有些漁船自海中撈起放了餌的捕龍蝦鐵籠子，一隻隻龍蝦就這樣「束手就擒」。

不久前社交媒體上朋友傳來一則訊息說，加拿大東部一位外打拚的女企業家事業有成，回到家鄉小島蓋了一棟新穎高雅旅館，提供了鄉親工作的機會，這具特色的五星級飯店就矗立於海邊可觀賞無敵海景。那時並不知道小島的名字，讀了這篇文章才得知事情就發生在佛果島上，旅館叫Fogo Island Inn。

另有一篇是介紹加拿大西岸的海灣群島（Gulf Islands），是位於溫哥華與溫哥華島間，散佈海上的十餘個小島。群島中有些島嶼上遍佈著果園，有的沙灘可觀賞晨曦或晚霞，有的縱橫步道可享受森林浴，

有的礁嶼或岩岸可供垂釣，有的成群飛羽停留河口可以賞鳥，有的水域受到保護可浮潛及從事水上活動，還有種類繁多的野生動植物。這群島嶼我雖沒去過，不過，曾搭渡輪遊覽其北端的博溫島、濟慈島，這兩小島給我的印象是自然、純樸、原始、恬靜，讓人放鬆的地方；相信群島中諸島具有同樣特色。

群島中面積最大的為鹽泉島（Salt Spring Island），島上藝術家麇集，有畫家、音樂家、陶藝家、雕塑家……，為遠近馳名的藝術島嶼。島上共有數十家藝術及工作室，導覽地圖並提供藝術家工作室位置，旅客到此除了觀賞自然景觀，還可參與藝文活動。值得一提的，來自台灣的海洋生態學家賈福相教授，退休後定居鹽泉島直至2011年去世，享年80歲。賈教授畢業師大生物系，後取得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學位，曾任教於加拿大亞伯達大學。他不僅是位海洋生態學家，日常以「莊稼」筆名於報章雜誌發表文章。曾出版散文集「獨飲也風流」、「生態之外」、「吹在風裡」、「星移幾度」、「看海的人」等書。同時，賈教授研究詩經多年，並將「詩經·國風」譯成白話文及英文，出版「詩經·國風—英文白話新譯」一書。

## 倒數

◎夏晨



今天的風似乎有點停歇，凍的刺骨的感覺也稍停，微微冷的天氣裡主管突然找她去談調動職務的事情，一切都決定了，並沒有可以讓她提出改變的

沉澱過後開始整理起桌面、抽屜及各種思

餘地，她默默地承接着後來離開辦公室。走出辦公室，外面的陽光依舊耀眼，看起來似乎有滿滿的暖意。可惜在沒有陽光的地方依舊有些冷冽，

她想起這幾個月來所承受的一切，很多的委屈只能在風中消散，走回辦公室處理現場的幾個狀況後，平靜地跟同事說著自己即將調職的事，就這樣一個下午，大家心裡也五味雜陳混成一片。

沉澱過後開始整理起桌面、抽屜及各種思

緒，好的、壞的、要碎掉的、要留下的、要交接的、一樣一樣、一件一件，整理不一會兒便覺得疲憊。這些年所付出的精力與時間，就這樣一件一件地歸檔或刪除；這些年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，就這樣一件一件地被儲存在記憶檔案裡，正式成為過去。

整理掉一張一張的便利貼，拿出箱子開始整理座位，整理完後，將預計交接的項目及說明全數郵寄出去，後面的日子即將去學習新的業務。在最後的那段時間裡，只要幫忙誰，誰便會遭到不好的對待，於是她學會適時的冷漠。但同時也被推誣說不願意幫忙，怎麼做怎麼錯的情況下，原已默默地決定離開。

傷心與難過的，應該是曾經是如何地對那個傷害自己的人很好，而別人以冷漠及刺傷自己的鮮血傷疤回報。這個世界或許冷漠無情，但她願意相信仍有善良的人存在，重新開始的時候，該如何處理這些難題？她或許還是願意相信人性本善，但對於曾經傷害過自己的人已築起一道牆，那是永遠的隔閡與不再回復的信任。

倒數中，很多資訊與訊息都在腦子裡流動轉換；倒數中，很多曾經的經歷都這樣一一地成為片段，這樣的黑夜或許曾經無限漫長，但光明終究會來到，明天開始，她放掉過去，只看未來。

## 短篇小說

### 老相好

◎陳長慶

想當年老子跟共產黨在戰場上拚死拚活一點都不害怕，今天還會被你兩句話給嚇唬到嗎？」說後從口袋掏出兩百塊錢，心不甘情不願地遞給她說：「老實告訴你，未退伍之前到軍中樂園買票，一張票也只不過二十塊錢，而且小姐一大堆，要高要矮、要胖要瘦任我選；今天打你這一炮的代價竟是軍中樂園的十倍，也是我半個月的薪餉，算我倒楣。要不要隨你便！」

看來這個老北貢還真不是好惹的，如果自己不識相，鐵定是吃不了兜著走。要不是他在這裡沒有家眷，壓抑的性無處發洩，或許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。而且這種事要是傳開，對自己並沒有好處，因爲自己年輕時曾有不良的記錄，是懷著別人的孩子、大著肚子嫁到這個村莊來的，早已是一個受人非議的女人。一旦與指導員的姦情再曝光，大家的眼光都會聚焦在她身上，認爲她是一個壞女人，一定是貪圖指導員的錢，所以用色來迷惑他、勾引他，屆時受到傷害的絕對是她自己。

既然大條是一隻如假包換的呆頭鵝，非僅不懂得性愛，甚至連最基本的男女交媾都有問題，難道要她守一輩子活寡。指導員雖然年已五十開外，可是長年在軍中鍛鍊，加上部隊伙食好，不管是精神或體力，並沒有明顯地衰退。即使她今天因酒醉而迷迷糊糊，不能從他身上體會出真正的性愛樂趣，但她的姿色和身材能吸引他則是不爭的事實，往後一旦和他勾搭上，勢必能滿足她的性需求。

而且他有錢，別說是兩百塊，縱使是二十塊也可買好幾斤魚，對家庭而言不無小補。更何況這些從大陸出來的老北貢，是不同於村內善良的老百姓的，根本得罪不起。他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蔣總統，因爲蔣總統曾說過要帶他們回老家。萬一得罪蔣總統，老家勢必回不了。

於是她伸手把兩百塊搶了過來，假裝生氣地說：「老實告訴你，我不是一個貪財的女人，今天拿你兩百塊也不是性交易所得，而是警告你以後不能趁人之危，做出這種違背良心的事。幸好我是一個結過婚的女人，要是未出嫁的小姑娘那怎麼得了，以後你可不能再佔我的便宜！」

指導員一聽，臉上露出一絲擔憂過後的喜悅笑容，趕緊說：「這件事只有我們兩人知道，千萬不能說出去，一旦讓外人知道，對你對我都是傷害。今

天我鄭重向你保證，以後絕對不會再有這種情事發

就好比說，假若我今天不是嫁給一個頭腦簡單的大白痴，能跟你在一起喝酒嗎？能倒在你的床上睡到半夜三更，而且還被你躡腳又不計較嗎？萬一被人起底，鐵定會被認爲是一個不三不四、不正經的女人，將來吵吵鬧鬧絕對免不了。與其跟這種人生活在一起，還不如自由自在過一生。

更何況我婚前懷的那個孩子，現在已經十歲了，他的身分證上既有父又有母，有一個完整的家，將來就母子相依爲命吧。甚至把希望寄託在孩子身上也沒有什麼不可以。」

「培養一個孩子不容易啊，唸書受高等教育必須花費很多錢。光靠你們家大條種那些農作物，可能只夠一家四口吃，到時那有錢可供孩子讀書？」指

導員擔憂地說。

「大條雖然不能自動自發，但只要有人在旁督促

，耕種還算賣力。有時候卻也奇怪，今年芋頭因受到蟲害收成普遍不好，可是他卻很有耐心地把一條條大小不一的蟲掐死。別人家的芋頭葉幾乎都呈網狀而影響根莖的成長，只有我們家是翠綠一片，挖起來的芋頭每個竟然都有半斤重，週遭還有許多小芋頭，賣了不少錢，可能是天公疼愛人吧。

而且傻瓜有傻瓜的好處，他不煙不酒，只吃三餐，我叫他往東，他不敢往西，完全聽命於我。我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，誰也管不著，所以村人都說我好命！但好命歸好命，在某方面他卻不能滿足我，嫁給他那麼多年，過的可說都是無性生活。

然我正值中年，身心健康，仍有強烈性的需求，不僅不能從自己的丈夫身上獲得，也不能隨隨便便在村子裡尋找刺激，內心的苦悶簡直沒人知道啊！坦白告訴你，基於這些因素，也是我今天不想追究因酒醉被你強暴的原因。」

「我們都是正常人，所以我瞭解你內心的苦悶。雖然我們的性別不一樣，可是一樣會有性的需求。今晚當我壓抑的性難以忍受時，竟一時慾火焚身，沒有顧慮到姦淫民婦的嚴重性，趁著你醉倒在牀上，擅自脫下你的褲子，解決了我壓抑多時的性慾。我知道我做錯了，一旦你去告發而查證屬實，我不但要被撤職，而且還要被移送法辦。幸好蒙受你的寬宏大量，給我一條生路，不予以追究，我必須誠摯地向你道謝。」指導員低聲下氣地說。

「我已經拿你兩百塊，這件事情就這樣算了，而且一旦傳出去，我們都不好做人，這可不是開玩笑的。所以我們就彼此守著這個祕密，千萬不能讓它曝光。年輕時不懂事被天壽兵仔所騙，大著肚子嫁到這個村莊，讓村人議論了一輩子。如果今天的醜事再曝光，然後經過那些三姑六婆的渲染，村人一定會說我狗改不了吃屎，是一個亂七八糟又不正經的壞女人。」紅蝦說。

「我一定遵守，也會實踐諾言。假如你遇到什麼困難，隨時告訴我，只要能力所及，一定幫你解決。而且我每個月可領到四百多元薪俸，除了喝點小酒、抽幾根香煙，剩下的錢都存起來。既然我們已有不一樣的交情，往後相互照顧也是理所當然，如果你缺錢用就找我。」指導員意有所指地說。

總而言之，在他的想法裡，就是想以金錢做性交易，因爲他已嚐到了甜頭。這次雖然花了兩百塊，但畢竟不一樣，如果大方一些給她一點甜頭嚐嚐，萬一把事情鬧大，鐵定是死路一條。別說是判刑坐牢，一旦撤職便沒有工作，靠那一點退伍金又能維持多久，屆時勢必坐吃山空。

(五)

近三十歲重拾英文，甫說聽說讀寫，什麼單字、文法架構幾乎都已還給老師，我該領域的知識無限趨近一張白紙。然爲了有更多工作上的選擇，擦去舊課本表面厚厚的灰塵，翻開第一頁。曾經，受到大學校園呵護的我從來沒有好好遙想遠處，一步一步緊跟課表，前往上課地點。每每接近中午，捧起不耐煩的心思，等吃飯。放學時分，站在校門口旁，注意手機顯示的公車動態，不時瀏覽有趣的社群網站。零碎的時間悄悄從我身邊溜走。

多年考試無情轟炸，戰亂中，進入兒童美語補習班學習的那種興奮感不幸遺失。「想要在遊戲中快樂學習，那是兒童美語做的事。」同齡的一席話戳破我童稚的美夢，上下課不需要父母接送的我是時候該醒了。升大學考逼近，體育、家政、工藝等非考科課程被剝奪，甚至午休也不保。我整夜待在房間，使勁咀嚼書的內容，腦子飽了依舊不能停，未啃食的部分，配蠻牛也要全數吞下去。否則結果，我不敢想。

大學一草一木的氣味不知道爲什麼，尤爲清新，明明物種和國高中內的一模一樣。觀察一陣子，我發現，是步調，是人的氣氛，不再那麼急促，滋養群聚此地的植物。外人經常光顧體育館的球場，高高跳起的身影振臂下壓排球，漂亮劃出一記扣殺。於此，我多了嗜好，喜歡放空，喜歡不帶任何思考，繞著打球的人慢跑，揮灑汗水，做以前沒有做過的事。買便當坐在露天的木椅上，一面吃飯、一面仰望，思緒只有天空的景物。當下我與自由翱翔的鳥之間的差異，也許僅剩下種族。

四年一晃，無影無蹤，安逸的日子過久，有些技能必然生疏。國際化的現今，好的職位離不開外語的懷抱，特別是泛用性最廣的英文。好險！我尚有機會，出社會前有一長段服役的時期，可以抽空來「復健」。我回到起點，挑了本基礎的英文童書，讀著讀著，視線開始模糊，許多區塊看不清楚。掏出翻譯軟體，伴隨腦筋抽痛，清晰不清楚的範圍。

倘若不過度貪圖自由，或許就能免去忐忑的情緒，一退役即可安心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；倘若一直有穩定充實新知，腦筋或許就不會生鏽，維持某種程度的運動水準。我犯了重大的謬誤，可是人生不可逆，時光機不存在，沒有辦法消除這些倘若與或許。

復健，自一個初始的概念，變成生活的一分子。我翻書，智慧一頁又一頁爬升，姿態可能很狼狽。挖掘埋藏深處的久遠記憶，刷牙、吞藥粒、掃地等現在得心應手的技能，很多學習都經歷狼狽。狼狽又如何，我只要往正確的方向下足苦功，它不可能跟我一輩子。

我累得渙散的下午，呆滯凝望圖書館外的電線。風驟然觸動黑線，午後日光中的輕響令我的意識像吉他的琴弦，彈奏起來。以前放空是種享受，不過如今已沒有那個本錢。疾步至洗手間，潑上個把水，面對鏡子，鏡裡世界包括的一切澄淨無瑕。再走一遍走過的道路不免枯燥，更有股自己毫無成長的感慨，懷念的路途不見滿滿的親切，反倒處處迴盪時間限制的警告。

檢定是驗收成果的好方法，我設定一個目標，朝規劃勇往直前。物以類聚是十分美妙的成語，努力途中，它的驅動下，我認識不少復健圈的同胞。對於進度稍稍領先的自己，我沒有半點驕傲，目睹別人的狼狽，若精力允許，絕對會幫一把，而非嘲笑形同不久前的他們。

「爲什麼這一題要用動名詞？」旁人提問，我抓取腦中整理好的資料，無私分享解題技巧。高興資質平凡，正因平凡，才能深刻感受復健路上的崎嶇，明白普通人穿越難題的方法，同時從重複的辛勤練習中培養出作爲教導者不可或缺的耐心。我的改變不僅呈現於內涵，外在也有。這次學習的歷程相當特別，沸騰前所未有的磅礴，孤軍奮戰徹底成爲過去式，團隊行動現在進行中。



